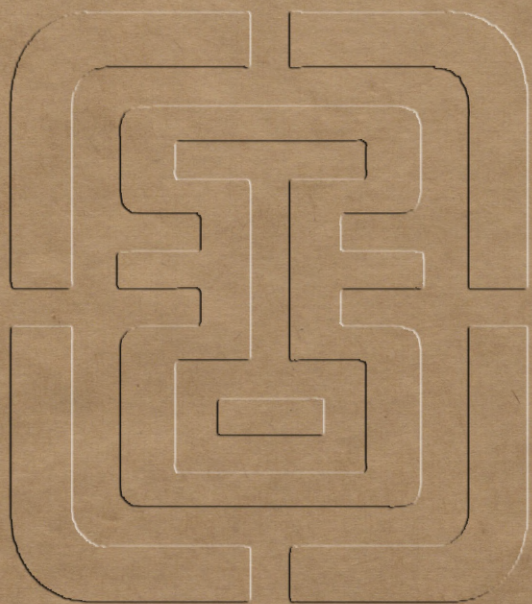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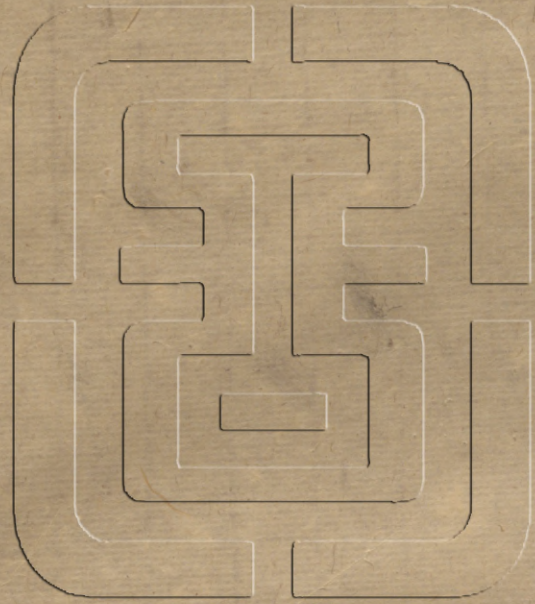




二百六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

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

觀之疏

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

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

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曆志云

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

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為三
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
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
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秋正詞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
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

並行而不悖尚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
惑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
博古圖載周仲簡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故敦銘曰維王十月
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
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
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為通三統張法者
也舊疏二月有王即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
注王者至觀之曰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
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
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不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承事其
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使得服其正色行其
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備言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
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
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
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
謹案治魯詩韋元成治易施肇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
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
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
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即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
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
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統夏之
篇章既已混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
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誓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
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
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
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三統
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
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
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講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
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統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
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
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為王者存
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
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
也論語為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平文哉又衛靈公
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
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
謂文王也而又以為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

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顧不可更魯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為正者宜取為正也書王三月者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為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顯不

己巳日有食之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日食二日也包氏慎言云據麻為三月之朔日公羊傳例書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日食何休公羊注以此為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為三月二日非二月之二日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己巳為二月晦於傳例亦舍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為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麻以為二月朔均與殷麻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據麻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麻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

二月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

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此直言何以書上

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是以知春秋之為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為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眾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鄆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記異也注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

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詔謀疏

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變云異言之怪也先發感動

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為異明謂此為

非常為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為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為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儀貶膳去樂或亦人之禍僻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眾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微之將為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曰蝕星實有或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吾所以貴微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注後衛至

諂謀○衛州吁弒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諂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諂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成弒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使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弒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弒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据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麻合又云凡日有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弒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疏舊疏云或日者即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亦不言朔日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

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為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疆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虛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為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注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為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疏：通義云：古麻用平朔，或有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食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

已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食，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

二月已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氏以為二日

與公羊說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據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已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為短，按楊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為前月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莊公

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

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

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注謂晦至是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

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

七晦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

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

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懦弱。○諸本儒作需，校勘記云：儒當便之。譌此便弱正字也。說文八部便弱也可。證釋文

儒乃亂反又乃卧反据音知本从奠今亦訛从需○注不言
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
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日是也
不敢正文月部有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
按說文月部有食日故疑言之曰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
裁注云日月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
月之意也日月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
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箋云八月朔日日
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為君陽月為臣陰
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
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為證按春秋書日食不
書月食有字从月不從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
儒說春秋以為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董有載有鵲來巢
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也說文有月食
而日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已
月以月食日為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已
意足成其義如圍升雲為句以為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
人乃以圍圍升雲為句以為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
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
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為五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
然矣阮氏元筆經室集云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
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

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
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
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寡尤○論語為政文穀梁傳其
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亦即闕疑寡尤之意○注不
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
王內錄者當据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為天
下記異日食魯亦同
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注平王也○据麻三月無庚戌
紀於是諸侯其立故幽王太子自曰是為平王四十九年魯
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凡葬皆顯其謚此無葬文故云
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書葬桓王疏注据書葬桓王○莊三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通義云天子有

九年所云按彼去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
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
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

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
 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
 喪服斬衰章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
 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
 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
 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
 存在疏也爾雅釋訓存在也釋詁注存即在也
 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
 之疏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蓋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
 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葬篇王者崩諸侯
 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懼莫不欲觀若父之棺柩盡悲哀者
 也此云王后者謂王與后也舊謂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
 重者非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
 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
 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天子喪赴者至諸侯雖有
 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子喪赴者至諸侯雖有
 父母之喪越紼而行犬鴻臚睦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喪
 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
 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

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
 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睦生之
 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為人子乃能
 為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
 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
 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
 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
 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
 公以卑廢尊與睦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
 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
 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為之節
 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
 在喪不奔喪蓋睦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
 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
 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
 不弔明既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
 為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已之時之事故書葬以錄
 恩曷為或言崩或言薨疏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薨天子曰
 崩注大毀壞之辭疏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詞云天
 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白虎通崩葬篇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惻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即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殞字譌白虎通惻字不見字書釋當為隕故為毀壞詞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顛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覩古者王者登假也則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為言奄也奄然也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也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頽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大夫曰卒卒卒猶終也疏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輝終絕卒之為言絕於邦也說文作卒見步部士曰不祿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

不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為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疏唐石經士曰不祿缺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上祿以

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說題詞云士曰不祿為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賓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篇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祔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四月無辛卯麻為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

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歧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注尹氏邑大事表云是青經釋賣扁公羊義疏五

是青經釋賣扁公羊義疏五

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尹氏立王子朝也

○在昭二其稱尹氏何注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

○見桓四年夏貶曷為貶注据俱卒也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也注世卿者起其世也若

曰世世尹氏也注世卿至繼也

○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

韋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

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

晉語世及武子韋注父子為世○注貶去至氏也

○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

引干寶周禮注去凡言氏者世其官也世卿非禮也

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注禮公

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

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

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

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

則眾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眾讒不能退無罪疏繁

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

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顯權皆危亂

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

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

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不世

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

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陽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夜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即此讓世卿義也○注卿大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百川沸騰山豕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

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弑君不書氏示貶者弑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棟有功于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未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眾隄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弑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宣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日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譏至絕之○過毛本監本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遇舊疏云過即

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即此文是也則舊疏本
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即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
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
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
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
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
選其臣防比周之譽鄉愿之徒論語曰眾好之必察焉又云
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
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
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
為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
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
為剛也考事實功文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
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
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
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
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王曰善哉左傳云賞不僭而刑
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注据原仲不卒疏注据原仲不卒○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

卒見於經者二此及文三年王子虎
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

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償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

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

有恩禮疏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為魯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

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為天子斬其

有哭位周旋辨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是也

通義云蓋王喪主詔喪賓者以其新與接有赴弔之禮故得

錄卒知非主為畿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

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

求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

其常故也若遣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

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

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
錄之○舊疏云書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償贊之人
也按尹氏償贊隱公即為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注日者
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
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

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曰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贈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饋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魯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後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據宰渠氏官

仍叔不稱氏尹氏不稱子疏注掘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

尹氏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緣孝子之心

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

死未命而便為大夫薄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

之疏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

子未命之意也范云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

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蓋不世位者春秋之法

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自

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

爵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

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

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

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

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

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為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

議出列會盟依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

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

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

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

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
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
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
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
無子思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
叔之子字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
仍叔子則嫌是人曰武氏子則無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
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

毛伯同疏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

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

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

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

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
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
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為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
○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為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
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
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
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
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購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
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
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既葬除喪杜預之
說悼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
為君也釋冕蔽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
臣下君之己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
父子之義武氏子來求購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

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購疏注不但至求購○校勘記云

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据定

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

嫌仍問二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購非禮也注主為求購書也

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

皇傷孝子之心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

求金皆為大惡而書穀梁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
 有賄賂○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為
 悅無財不可以為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
 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
 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
 翟氏灝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
 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蓋通于下注
 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

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疏舊疏云蓋詰為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
 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九字彼疏
 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為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為詰訓也上下皆不當
 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鄆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
 皆而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
 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弔
 而含祔葬而贈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賄焉春秋譏武氏子來
 求賄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公諸侯亦不當
 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為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
 也通義云言為臣下者亦通有譏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

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
 知之詞也交譏之是也涉穀梁為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
 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
 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

之為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

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
 也詩云有客宿猶有客信信是也疏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

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麻為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
 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國宋陳蔡衛晉
 齊為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
 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
 以諱歿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未
 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
 丁未邾婁子瑱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為常昭元年以後乃日
 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
 昭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
 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

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曰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
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曰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
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
獻公錄曰馬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
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諡也○注不言至內也○范
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
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得略外諸
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為說而又未知盡從蓋春秋王
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外言卒起
與魯異也越絕書云不來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
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
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為君南夷與
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
於是孔子修春秋力據舊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
魯之諱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
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
晉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
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
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
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
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
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

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
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
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
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
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
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
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
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
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
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
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土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
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
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襄
鄂本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
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
馬謂微子朝周也尙書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鈞命
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
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
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祿之王者之
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
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
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

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

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潰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車債濟即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為十一月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即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為八月十一月為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

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諡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也

假借也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

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

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

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而葬是其正故不及五

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

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

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

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軌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

六

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去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亦如鄭蘇之意而作膏肓又据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婚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據疏文補白虎通謂禮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按國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徹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篋二徹篋二畫篋二皆載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篋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個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

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個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日誅曾子問諸侯相諡此諡誅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險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輜四紼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柩行之禮也家人共喪之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家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為之蹕均其禁此穿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輅逆○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忌也廣韻十四泰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渴謂急也○問云說文渴即渴葬之渴按說文弦部緝不成遂急之也从弦省曷聲讀若瘞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辰是謂緝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數畝藁葬而已藁葬即渴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葬藁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藁為草非也

也注慢葬不能以禮葬也八月葬蔡宣公是也疏注慢葬至

勘記云鄂本闕本監本毛本皆作慢疏標起訖同按解云言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誤葬為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釋渴宋本非也釋名釋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謂傲慢不念早安神也取義與此殊○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

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過時而日
父卒八月即葬是不待五月故為慢薄不以禮也 過時而日
隱之也注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

疏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
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

隱痛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
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

也○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
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

日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

葬衛桓公是也疏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懈怠也解段

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

四年二月戊申為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為解緩故不日

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

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
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
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
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 當時
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責其解慢也

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注六月至是也○定

吳卒六月葬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 舊疏云即此年宋公

陳惠公是也 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疏 和卒十二月癸未葬

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曰葬故也危不

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

其位而即之難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

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

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

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

私愛亂適以開釁釁者乎易戒履霜堅冰至疾其未者貴正

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
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也西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
襄公既歿乃議廢輒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
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大經大法俗儒橫
謂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
豈日記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
事云乎 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注與夷
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 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
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
 日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
 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愛
 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女
 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
 夷寫者錯亂耳作此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
 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
 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為
 之說而終不再通也蓋者爾雅釋訓云曷盍也郭注盍何不
 也言何不終為君也與論語云盍各甯爾志之盍同○注與
 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
 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
 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
 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
 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師所載亦大同
 皆不見左師勃蓋莊公弟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
 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曰爾為吾子生毋
 勃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曰爾為吾子生毋
 相見死毋相哭注所以遠絕之疏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
 公子馮出居于鄭云辟蕩

公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也儀禮聘禮復見之以其摯
 也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周禮大司馬凡遠近惇獨

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
 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疏經傳釋詞為猶

梁傳里克所為弑者趙策所為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
 家秦之所為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為急趙秦策趙策並

作所以故此所為不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
 也禮記曲禮納女于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

國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

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

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即若使

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謂若組則不然也燕

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

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吾立乎此攝也注
 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

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

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弒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

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然也故注去暫攝衍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

已為君行即位禮猶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注馮與自謂攝故云謙辭

督其弒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

不能不爭也疏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

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

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華督攻殺孔父殤公怒遂弒殤公而

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通義云督弒與夷乃迎

莊公而傳稱馮弒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

乎弒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

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

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耶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

許與晉郤克同時而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

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

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

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

兄了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

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

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

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弒殤公即桓二年宋督

弒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末必正其本之義舊疏

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按注意非

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

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為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

其讓意也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疏漢

亦此義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

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

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

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

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以故國亂禍不

子亦約此傳馮弒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

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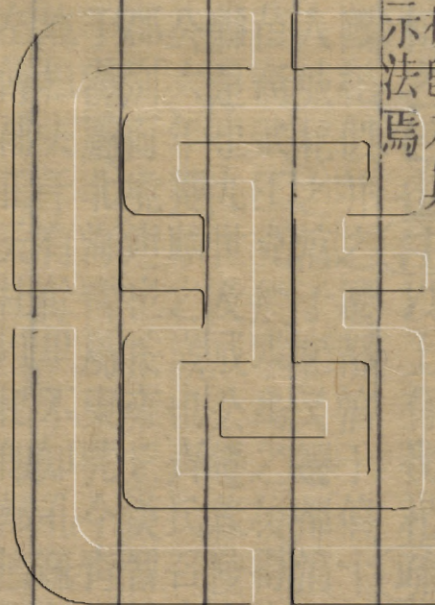
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
 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為知人劉氏逢祿左傳
 考證云鄙倍之詞且子遭人弑安能享國以此為義豈大居
 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為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
 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
 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為君子大義而斥此論
 之妄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
 云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軍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
 乎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
 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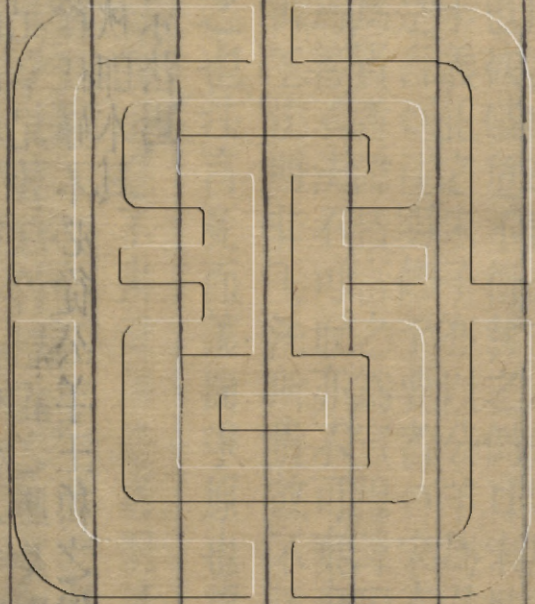
禍宣公為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為
 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侯卒王者當加恩

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
 立弟國以不甯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宣公不

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
 公羊為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
 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
 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為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為義
 以宣之讓為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弑為重者繆公廢子

而反國得正故為之諱也亦以繆為功義也○注外小至患
 也○渴慢隱及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聞之世明王
 者常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即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
 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
 侯之使其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
 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弔會之事贈禮之命此常事無
 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
 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詹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
 恩禮故春秋即本其事為王者示法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二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四年盡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

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

澠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

十九年晉人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疏引世族譜云杞

如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

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瀆于成公始

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

與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

杞縣也瀆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瀆于
故城也二地相去于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
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
十四年杞為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
杞先都瀆于無由為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孟浪
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
是詩經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四

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
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
府壽光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
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
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
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為杞邑沈氏謂杞
為紀之誤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
未為無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楚子伐宋取彭城不
書疏注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
亦以深疾之也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
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為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

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前此有滅
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此亦春秋之
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
云外取邑不志今志之者為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
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
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

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
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
取邾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
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即上二年注云內取
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
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
考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則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
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
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
以宋滅邾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
託始之言始納幣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即上二年注云據戰
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
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妨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
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
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直文不假託始即此是也四則無可託
始即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
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即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
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為下
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
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書月事實在先故不得後錄也
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
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疏 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殺梁

之從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

作興州之役祝州之聲之轉弑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

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

也差繆略云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

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殺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

作弑為正段長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

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殺其君也

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禾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声杀

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

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為試斷無段殺為弑也凡

三經三傳之用殺為弑者皆謬字也凡經傳弑既謬為殺作

音家從而為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

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

當為弑果謬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為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

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謬字也惟其

述經為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

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

則殘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殘殘者掌戮所謂膺焚辜肆

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殘之也自漢之

後經籍譌外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

明為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

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

曷為以國氏注 據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 注據齊

自立與州吁事近故據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

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未滅

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

知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注與段

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

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

義云鄭桓莊之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州吁之凶逆也通

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

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弒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弒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曰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弒此君之臣即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弒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曰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不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弒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于弒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疏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

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也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濟河以為國即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王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為朝天

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

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人無度禍亂姦宄多

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

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

疏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

○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及相聘

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

夏曰宗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

日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觀宗禮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

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

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亡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觀殊鄭注謂
春秋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觀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
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則
唯觀禮尚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
迎之于著與觀則待之降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
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
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朝於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
此則遇較朝為略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指此類也周禮冬
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
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
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
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
易經書李姬及鄧子遇于防此婦呼其朝豈當復用見天子
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
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
解云即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於塗者校勘記云
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
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
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侯為五部每年一不朝者往朝天子
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侯為五部每年一不朝者往朝天子

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
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為主遠者為賓以別
乎朝聘正禮本國為主外至為賓則此宜魯為主宋為賓矣
禮經聘禮觀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
矣觀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
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
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是來傳慢之
也曷為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
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
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
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
賦清人者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為諸侯所要則
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為諸侯所要則
當如鄭伯會公羊內為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為志焉爾遇者志
相得范云今日內為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為志焉爾遇者志
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彼傳內為志焉爾遇者志
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
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
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是也○
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即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書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史記衛世家州吁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即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殺已死異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鞏帥師會

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疆可知

鞏者何公子鞏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鞏

如齊逆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

女是也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與弒公也注弒者

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弒公也疏穀梁傳鞏者何公子

鞏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弒公故也

也注弒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弒弒何也

同問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弒白虎

通誅伐篇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問何事

可稍稍弒之說文殺部弒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注以殺

請弒雙聲為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鞏帥師會

齊人鄭人伐宋傳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

也通義云外弒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弒君之賊無所見

故鞏遂皆託賊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弒君之例有四

日殺無駭鞏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綸等是也三曰小

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叔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

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

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為善斯去氏為貶益

昭矣錢氏大所答問云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

之杜其漸隱之弒也弒師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

與弒公奈何疏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

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公子鞏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注

可奈也即無可奈何也公子鞏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注

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楊注諂之言

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鞏知臣窺君之

是青經解賣扁公羊義疏六

意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疏公羊問答
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為諸侯之臣亦呼君
詞云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質詩曰無庶子子懼經傳釋
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
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徐廣曰允一
作軌即桓公也與牛一年左傳桓公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合較此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闕本
傳為詳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
注否不也易象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
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然則吾使脩塗裘吾將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然則吾使脩塗裘吾將
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為春秋所許
老焉注塗裘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
 南面之君勢不可復為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為桓

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為也疏魯世家又云今允
 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裘云使營菟裘吾將
 老焉是也注塗裘者邑名杜云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

史記注引服虔云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
 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裘充之泗水縣大
 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
 水出太山梁父縣東南流逕菟裘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
 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注將老至終也
 故別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
 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為諸侯臣以其尊
 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為之臣則
 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為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
 位也注不以至為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裘何以不書
 成公意也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即位之禮
 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
 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
 書營塗裘亦無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猶或也儀禮士
 以見成公意也昏禮記曰若衣若笄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
 能禮記曰若衣若笄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
 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謂
 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
 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於是謂桓曰吾為

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注口猶至動也○校勘

記字之省說文謂扣也如求婦先記殺之經義述聞云注意

蓋讀口為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

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

音日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

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疏隱曰吾不反也疏魯世家云揮

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於子允曰隱公欲遂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立去子子其圖之疏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

一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

諡者傳家所加疏魯世家云揮曰請為子殺隱公于允許諾

依偽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諡順

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

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犗每有如此舊疏云

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弒已言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

於鍾巫之祭焉弒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

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覲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

福疏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圍館于寫氏壬辰

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

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

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

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

旁招以茅之巫也鄭人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

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

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

除疾病注招福也弭讀為收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

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

咸索隱以巫咸為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與久

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昔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

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覲女曰巫○

舊疏云楚語支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

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

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

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蓋巫能降神物憑之鍾

有兩稱名巫名覲女曰覲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

云作為巫音高注男曰覲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

覲說文巫部覲能齊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
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
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覲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
好巫覲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廣雅釋詁覲巫
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覲在女
曰巫注巫覲亦通稱耳是也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
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為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
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
名曰淫祀注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無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
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
遇賊為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
其弑之所在為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

濟陰至高平鉅野縣人濟按衛世家云石碯乃因桓公母家
于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謀使右宰醜進食
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
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即濮水按水經濮
水篇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水按水經濮
是水首受濮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洧與之過枝流脈亂互
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
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東至濟陽句陰為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為濮水廩丘為今之
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即哀廿七年
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出陳竟則濮非陳水
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
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巨縣
濟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巨縣首受
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
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
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
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
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
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
曰濮水名即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
濮陽南猶以濮為衛地

其稱人何注

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注據晉

○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討賊之辭也注討
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
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

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
 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
 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泄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碯
 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
 公而代之為君石碯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
 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
 殺陳佗而後可也陳人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
 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衛人謂之失賊十二年所
 謂天下之惡一也即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
 下天子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
 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
 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
 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
 又云王者諸侯之于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
 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
 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
 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
 能即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
 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義亦即穀梁謹之所在以著臣子之
 也州吁已自立為君凡非鄭段可比幸石碯手定大難討除
 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為討賊者

張義所謂責備賢者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左傳逆公

冬十二月宣公即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
 為宣公是為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
 子者王子朝不成為君晉成為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為君者
 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
 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為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
 也又立者篡文知非適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喪服
 傳所謂自卑而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
 別於尊者也

獨言立明不宜立之辭疏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為正立弟為

公之立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若晉人立黑臀不書

故不其稱人何注據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據尹至朝也○

眾立之之辭也注晉得眾國中人人欲立之疏左傳書曰衛

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眾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即之
 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
 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眾春秋弗危
 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
 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眾心之為大安也穀梁傳亦
 云衛人者眾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眾也
 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然則孰立之石碯立
 人作眾是人即眾故書衛人為眾詞也
 之疏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碯立之也校勘記云碯唐石經諸
 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碯作踏惠氏棟公羊古義云
 說文無碯字當从石經作踏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
 賈逵云石碯衛上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
 卿杜云衛大夫注据尹至稱人昭二十二年注云明罪在眾
 朝不稱人疏注据尹氏明尹氏立之非眾所欲立故不稱人也眾
 之所欲立也眾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注凡立君為眾眾皆
 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眾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
 義聽眾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

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為篡卒日葬月達於

春秋為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

得眾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正而不與賢
 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
 君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
 分名分定則賢無亂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
 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即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
 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為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
 云聽眾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眾立之為篡也當据
 以補正按注云立納入皆為篡也解云立為篡此衛人立
 晉是也衛宣為眾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
 得立上衛宣聽眾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眾書
 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
 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子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
 也不書子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
 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
 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為
 專矣得乎民者宜為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即之雖
 非義之高者未為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碯有討賊
 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
 公羊義疏六

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
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
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
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眾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眾
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
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
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
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即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而
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為不言刺之立不言刺之立者
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刺立者
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
桓公被弑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
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也○注大國篡例月○
舊疏云即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
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
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即僖二十
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之屬是也○注立立納入皆為篡○舊疏云立為篡者此及昭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為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
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
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

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眾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
文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
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
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
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

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

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
作漁皆段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
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
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公曷為遠

而觀魚注據浚洙也疏注據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

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

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

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召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
急由口授也疏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

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為戾與古
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
來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為升未
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
為登與升同義說文才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為登是部遷登
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
人名求得為得來唐人詩千水干出得來得即德也登德
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
訓詩魯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
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閒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
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即此文也來古音裡裡
又轉為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
謂蕙若其不可佩而蔽壅兮使讒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
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之正協韻則何氏謂
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注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

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疏注百金至錢矣○公羊
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如涪日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
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

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一斤為萬錢則百金為百萬錢
矣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
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
戰國策云公孫閒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全
為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為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
溢萬金也二十兩為一溢按此即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為一
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
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
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
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
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
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
一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鄂
本岡作網釋文障作鄣周禮真氏掌設弧張注弧張鬻季之
屬所以扁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
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
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
義也俞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
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
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上

文曰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為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大小緩急故

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

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

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為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觀

例時從行賤賂之疏通義云公百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為政云孝乎惟孝

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

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

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賄求金皆為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為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

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為譏也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

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天子之所立法以為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者也後漢朱

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

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買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

之息伐冰之家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

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

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

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

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

能足之况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

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為四瀆疏云

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注荷水又東

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為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

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荷

也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

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

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即

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常詩魯頌閟宮居常與許是也

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即許田為南鄙常為西鄙也讀

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國語魯語作棠潛左氏隱五年公觀

魚于棠棠即常也問氏若據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

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

余謂棠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注杜注唐與棠自為二

地唐亭在魯竟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丘縣北

四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即此水也則

不得為濟上之邑釋義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

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

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

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

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

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

播為九流出龍岡也准者均其務也濟者齊物可貢獻河者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

舊疏云即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

葬衛桓公是也

桓公見弒在去

年春過期乃葬

故以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

秋衛師入盛疏

其盛者石經諸本同左氏作戚戚皆從成得聲故通

土地名東都廩

巨縣三十里有故鄆都又同縣西南有盛故通

城杜云東平剛

父縣西南有鄆鄉按廩巨在范縣岡與剛父

未知是一是二

泰山郡下有剛縣在甯縣與范地不相屬恐

非盛地所及通

義云入例月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

始于是疾略之也

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為上卿之長衛滅

王棄親入兄弟之

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

吳同例矣按上二

年注云入例時

傷害多則月此

書時猶正例也

公羊義疏六

左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率師注將尊者

謂大夫也師眾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

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一師諸侯一師疏注

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

眾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夏官

序官有此文自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

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手邁六師及之卒五卒為旅五旅

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為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

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

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十萬人不能當十

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五千五百人與何氏說同詩棫樸

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與何氏說同詩棫

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

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

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

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意又臨碩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

六軍之師則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

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之說自是周禮其以師為軍

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馬氏景解

春集與閻百詩書云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黃

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厲六師也先生曰

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之厲所厲六師也先生曰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

千五百人為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

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以旅為名師者中言之言此軍師

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中言之言此軍師

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或論當時之實

若此詩六師及之是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論當時之實

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為軍

說尤明確上二年莒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

者眾也雖復五年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師眾義也故經不

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師眾義也故經不

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師將者滿師則師從眾詞也經之

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師從眾詞也經之

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稱人所以然者定

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師旅從則君行必稱人所以然者

從今乃帥師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

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
 師者一旅之眾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
 將謂之為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眾若其
 序列則將卑師眾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
 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
 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
 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
 緯文也宜為方伯三師諸侯二師自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
 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
 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為方
 伯而以二軍為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
 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
 革之重此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
 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採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
 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
 三師天子六師古者十二皆積畫不無說易也但何氏以師
 為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為二千
 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
 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侈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
 倍于師矣鄭氏答臨頌謂古春秋億萬之眾皆稱師似亦不
 專指二千五百人之將尊師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
 數均與何氏微異

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厲咎如是也疏

注衛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厲鄂本

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厲此誤宋本厲字刻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

舉以將卑師眾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入盛是也疏

將注卑至是也○即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為大夫將尊為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

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即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卿

也正合三卿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

注鄭人伐衛是也○見上二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

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小夫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

通義云公伐邾婁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

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

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即謂

本元帥閻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小大者即將尊師眾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四終
師眾而無功為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伐雖數百起必一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為其重兵害眾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句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擅名而春秋于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傳十五年春公孫放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無功故為惡大也桓五年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眾無功故為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肯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宮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微考矣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即依人為解也通義云據此傳知經難以稱人為貶至圍人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四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五年九月
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

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

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為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

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其名非配

號稱之辭故加以絕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

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

○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為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五
公羊義疏七

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先祖○注成仲至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
之名為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
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說文西部釁血祭也詩疏引賈逵
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
侯釁廟篇云成廟釁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
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
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曰請命以釁某
廟君曰諾遂大維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屋南到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
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邪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
也其居室則考而不釁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
云設盛食以落之即以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
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
廟成亦祭以妥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豕豚昭四年左傳叔
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釁以豕豚為
落是也趙氏佑温故錄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注與
讀曰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策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到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
皆用雞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
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

則釁之以豕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為篇其具在周官者大
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
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而釁其
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
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其
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廐秋官則士師凡釁珥則奉犬牲犬
人凡幾珥用駝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
以祈釁之者神之神也先鄭則釁讀為徽謂飾美之也是凡
器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廐亦釁之也
○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
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
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
壽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
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
並繫子為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
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
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于陵寢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
雖有太后皇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
皇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
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

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耐葬配食則義所不可虞獻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攷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為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責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啟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即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即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為孝公之妾隱公為其孫故非隱為失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即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耐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為壇耐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耐則几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

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僖公不加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其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之以絕見其殊乎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注据無子不廟也疏君與適夫人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注据無子不廟也疏注据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即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為解言未踰隱為桓立故為桓年君無子即不廟况未為君之妾母乎

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之母為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為桓立尊其母為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歿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過密入音未可盛禮與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為夫人斯失矣禮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為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

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
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為夫人故為之考廟宮若成之
不得為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
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
以為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
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
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
即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
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
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偵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爾雅釋詁初始也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

舞疏注持羽而舞周禮舞師云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

帔也皇故書為翌元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又樂師有

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帔舞者

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

舞者雉尾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帔析五采

繪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初獻六羽何以

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初獻六羽何以

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倣上之辭疏注齊至

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

即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此為義也

倣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為作六羽之

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亦僭也六羽之

為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

法八風疏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

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

天下諸公六注六人為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注六人
○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為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
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為列於文從八
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
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為每佾用
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
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為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
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隋法

文而玉舞溢衡由此言之綴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
 如侑數為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人大
 夫四為四八三十三人土二為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
 侑列人每侑八人服冕而執戚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為侑杜
 氏以八人為侑六十四人為侑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
 人三三四人為侑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諸侯四注四
 人為列四四十六人為法冊時疏注四八為行獨斷云侯之
 樂四侑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侑諸侯四侑何所
 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入風六
 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
 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侑諸侯六侑諸侯
 四侑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即本班為義也月令章句天子
 八侑諸侯六侑大夫四侑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
 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
 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
 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侑大夫四侑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
 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
 夫四侑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
 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
 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侑諸侯公六
 約此經為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侑諸侯公六諸侯四與

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侑諸侯六大
 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
 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
 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侑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侑大夫
 判懸二面舞行二侑蓋古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
 逸禮語故與左氏說同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

公王者之後稱公疏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周公

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注宰治也三公之
 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土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
 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
 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部后稷上公之
 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其餘大國
 功故封于部明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會孫耳其餘大國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

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祗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為公故
 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
 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据有功言之又去其實凡平之侯正與
 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九百畝而立
 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
 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土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
 公羊義疏七

八次七人六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
 而三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里者
 百得二千四百口方里者為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
 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萎園
 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
 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為大國口
 軍此公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疏
 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
 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
 之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
 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
 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
 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
 次男百里所困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
 地為百里馬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
 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
 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為
 一等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
 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即云殷爵三等為公
 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

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
 曰合伯子男以為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
 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
 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衰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
 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
 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
 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
 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
 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
 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等爵土二品文少而
 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里為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實周爵五
 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
 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
 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
 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
 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為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固分
 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
 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十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
 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
 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
 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
 是書經釋賣扁公羊義疏七

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十四三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五里五五二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子男為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為春秋制審矣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也疏注相助也類聚引風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也又月天子命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據經但有祭周公疏注見桓八年僖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注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

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為本故舉黜陟以所主者言之疏校

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訓文篆體合釋文陝

失再反一云當作邾古洽反于城邾邾非何義又云召公唐

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

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相三公也出為二伯一相處乎

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生四岳者謂之四伯

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

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注云老

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召公右

陝以西召公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

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注云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

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命伯職主也是伯分

復設二伯何欲使細陟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伯細陟

也何以為二伯乎曰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

伯向欲抑之也臣有所屈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

是詩經存賣扁

公羊義疏七

七

為王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主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治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號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滎陽西號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三伯所分據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里分陝從原為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為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為二伯分陝之地即古號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郡南陽之閒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為即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為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

時姜氏為四伯堯之末分為八伯故尚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未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謀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為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兵用焉不以傷害為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尚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錢引異義云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空三曰司馬三曰司馬三曰司馬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公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為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司空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

皇清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七

八

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
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
臣多弑主變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
修水泉不降水為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
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宄則責之
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兵以順
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傳云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以司馬司徒司空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周
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周
一以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
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為本故偏取以
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
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
之公無益者謂之煩孽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
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
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
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
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
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漢石經昉作放前此矣前此則曷

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

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

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為

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舞在其中明

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

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

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

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

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

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

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

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
 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甯正性故樂從中出
 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
 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
 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
 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
 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
 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
 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箛韶夏曰大夏殷
 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
 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

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

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獨考宮以非禮

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

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証文武者罪及四世即此變禮易

樂者是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

之作者其託始者即上無駭入極紀履綸來逆女等傳是也

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為僭天

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

議問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

引作譏當据正僭八僭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据經籍散亡

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僭如天子之為是僭天子事
 也又云獻八僭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為八僭諱故也通
 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編舞八僭今於仲子降一等猶僭諸
 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
 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此之類也按
 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
 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
 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僭以舞大夏此天子

皇壽經存賈扁公羊義疏七

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
 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
 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
 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
 本所當託者是八佾非但於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
 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述及於古○注初至常也○孔疏云
 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注初至常也○孔疏云
 故杜云遂以爲當故云初於此初偶有未解初者宣十五年
 同杜初文義自無三杜於此初偶有未解初者宣十五年
 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
 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於庭者至之
 辭○左氏莊三十一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
 又穀梁范注獻不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
 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
 上義台○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戚斧也
 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舞
 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籥舞
 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于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
 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
 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
 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增威武是
 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

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寶公傳之誤也周官云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
 母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
 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不言萬爲
 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似以萬卽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
 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卽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
 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似以萬卽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
 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
 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則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
 羊義范云言佾于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
 逸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
 異義公羊說樂蓋以夷狄大鳥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
 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
 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
 云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萬字宜衍通義
 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
 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
 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易曰鴻漸于陸
 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
 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
 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者盈於內而
 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

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
 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
 邦國咸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
 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
 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於音
 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
 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
 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言志又云周南序云詩
 之也在心為志發為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
 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
 能斷者宜歌齊是故先王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詩意亦
 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詩意亦
 樂而不流似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數
 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數則數也故賓
 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立武王之數也發揚蹈厲大公之
 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
 薦之至萬民○樂書云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為之制樂樂其先祖

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
 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
 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
 鼓路鼓陰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中奏之皆享鬼神事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
 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芻車亦如之環拜
 以鍾鼓為節鄭注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芻車亦如之環拜
 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是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
 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禮皆有樂無非以序降朝臣者也
 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以樂語教國子興道
 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肅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
 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中雅興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
 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大
 歌間歌台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
 黎庶是也○注凡人行○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
 為樂也本於詩今之為詩也沿乎樂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
 禮隱而樂淫樂節則禮和則樂節則禮是以前復已故
 焉禮和則樂淫樂節則禮和則樂節則禮是以前復已故
 無自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衍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
 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
 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禮
 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

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
 矣○注故聞音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
 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
 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
 義以為湯作濮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
 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
 好施聞羽聲使人蒸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
 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
 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
 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
 哀者聞商聲無不肅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
 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
 通流鄂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
 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音樂者所
 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
 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
 書云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
 短移化功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
 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

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
 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

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
 ○注禮樂至敢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
 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

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而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而樂而鄙詐之心入之

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
 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

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
 ○樂書太史公曰故樂者君子之所養也夫古者天

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
 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

有藹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
 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

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
 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

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
 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

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
 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

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明非災患喪病皆曰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為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牲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日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為士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士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不徹縣焉○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制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日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日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日樂異乎是制為

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與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即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日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日曷為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革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日篇湯告天之辭日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日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日至大武○護宋本闕本監本同毛本作獲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日堯樂日大章舜樂日蕭韶禹樂日大夏湯樂日大濩周樂日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日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其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

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
 不施史記注引庚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
 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磬招通
 ○注各取至同歸○紹閩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
 云儀禮經傳通解作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為訓詰也討閩
 本監本毛本作紂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
 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
 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武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
 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
 於已為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
 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
 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
 與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
 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業駢讀曰頻是即異
 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
 天地人之道也舜曰蕭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
 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
 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
 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
 合曰六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
 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
 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
 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
 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
 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
 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
 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
 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
 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
 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
 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
 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
 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
 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於文
 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為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
 本為說也堯樂有咸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
 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
 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
 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咸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
 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章當
 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
 公羊義疏七

皇清經角經

卷之七

七

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為序樂記以大章為主以其為堯
 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
 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
 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
 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
 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祝續又引樂緯云
 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互異宋注云六
 英者為六合之英華五莖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
 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義農等為五帝者
 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皆正義曰名謂
 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
 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為訓夏大武伐以義為訓護即取本
 字為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曰○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
 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
 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
 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則獻羽非禮可知然
 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
 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
 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蓋穀梁傳云庶子為君
 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為惠妾桓母隱
 即為桓立亦不必遽為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為
 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僭樂矣是亦以初為非禮辭

邾婁人伐宋注

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注邾婁至會

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
 稟王命故以主兵為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
 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為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
 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
 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
 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
 曰主會明邾婁當首

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

釋文螟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蚩食節

謂感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
 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
 云子方即野蚘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
 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
 白蟲藏在苗心么膺難辨有此即禾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
 矣余按說文以螟為食穀葉者課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
 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纏絲亦謂之
 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為所食重則枯槁
 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

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傳疾始滅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強與益師同無罪而強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闕本監本俠上有据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据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据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

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郡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据伐於餘丘不言圍疏通義云常

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洮圍台之屬是也○注据伐至言屬○舊解云卽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疆也注至邑雖圍當言伐惡其疆而無義也必欲為得邑故

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疆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言

疆也疏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疆而無義圍蹙窮邑至

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

奔誅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

以明之亦惡其疆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

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

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為輕斬樹木壞宮室為重是理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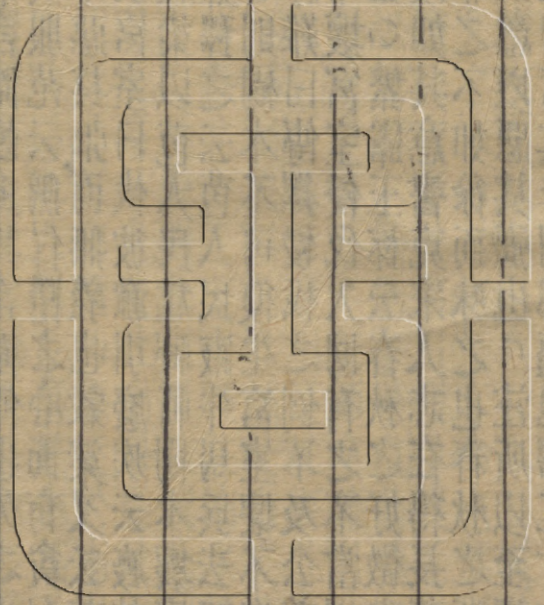
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毆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為壞宮

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為毒害更重也

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為長苞人民毆牛

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疆也注所以至疆也○傳文疆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疆也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疆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五終
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
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誤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
唐石經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
輸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

直若輸河上公王
彌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
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
桓元年傳渝渝無享

國秦晉為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渝成也
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

隱為詞則渝盟不得為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
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

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為輸二傳作輸廣雅云
輸更也釋詁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

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為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
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

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渝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六
公羊義疏八

也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
 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為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
 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緇春申道綴基畢輸其義皆為墮
 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
 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謂變汗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
 變也渝變即墮壞之義故渝正字輸段借也爾雅釋文云舍
 人渝作糯糯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與成對亦即墮義成者有司獄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
 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與公羊 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據鞏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也何道
 墮成疏 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為
 而言此○注據鞏至墮成○即上四年秋鞏帥師會
 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敗其成也注鞏伐鄭後已相與
 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鞏伐鄭與平傳
 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 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據按漢書藝
 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何氏時宜
 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
 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鞏外曰吾成敗矣
 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

注吾魯也疏 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為內諱與吾

與鄭人未有成也注 末無也此傳發者解鄭稱人為共國辭

疏 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

末作未誤何訓為無明當作末宋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未

有成○注末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注

末無也小爾雅廣詁去末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有以言之

高注末猶無也○注此發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

人未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擅獲諸侯為有罪而魯侯不能死

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

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為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箇人

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末有

成注 據無戰伐之文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 時與鄭人戰於

狐壤為鄭所獲疏 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為公子與鄭人戰于

狐壤止焉杜云狐壤鄭地則左氏以狐壤

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然

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為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然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為內敗文也○注擄鞏至敗績○鞏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卻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諱獲也注君獲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據以為難焉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鞏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

戰日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疏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為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疾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

疾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為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為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為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為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注與鞏至文異○鄂本作異是也閩本監本毛本異誤是

疏中引注同當據正鞏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為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嫌為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核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偏誤徧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即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即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穀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仇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此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為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輪平者不果成也蓋自翟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莖及郊莖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輪平言之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輪平不月又云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干大辱人

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獲為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闕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伏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難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獸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秦

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秦年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為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不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邲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

以十月為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臧氏琳經義雜

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無事不

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

也或不當何本讀為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

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其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

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

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

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

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

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即本

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据漢書律厯志載劉歆說云於

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

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時四時也○周禮

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時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

注時四時也易象上傳應乎天而時行虞注時謂四時○注

過歷也○說文走部過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

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于建

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

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月以進退中失

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

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

故無事必具四時為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即有所為可知爾

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据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釋

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于反隸釋載漢石經為年下直接

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

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

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

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

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

○堯典文也浦氏鏗云尚書作八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

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

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

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

以日為紀曰冬至則入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
 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勤靜
 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為
 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
 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
 凝漢書律歷志劉歆說曰夫歷春秋者天時也故列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
 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
 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
 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
 昏中可以種麥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
 中以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
 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曾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
 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喪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
 人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
 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省歲則
 不知為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為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
 無以為庶尹春秋之法也劉子駿為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
 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
 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為非人
 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為
 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
 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速分至啟閉易之八卦也
 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
 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為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
 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
 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
 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
 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
 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
 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
 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王申丁丑天子
 為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
 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為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
 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為衰貶示人以正傳而
 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為衰貶
 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道正
 公羊義疏八

人仍以人道奉天人之與人昭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末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

取邑久暴師苦眾居外故書以辨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土

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

譏久役也上四年莒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

葛譏久故同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

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

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

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

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

明之即取何義為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

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

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

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譌鹽鐵論執

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

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暑之地危難之處今茲

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

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恭人畏此罪咎又備

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

是詩經傳賈編

公羊義疏八

七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

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也足據

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

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

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

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

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為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

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微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

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緣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

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

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也按詩采薇云靡室靡家玃

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微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

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

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

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

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

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

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

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為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

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微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

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緣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

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

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也按詩采薇云靡室靡家玃

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微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

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

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

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

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

賤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

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也注叔姬至賤

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

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其賤矣白虎通嫁娶云備姪娣

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手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

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注至是至國也

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

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

女二十肌膚充盈少猶從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

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

待年於父母之國雖少猶從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

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

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

父母之國不與娣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

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娣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

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

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

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為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

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

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

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有汜箋云江永大

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賤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

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賤賤至賢行

○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賤以其賤故令此書以其後為

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為嫡者以莊三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

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

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

娣也伯姬卒叔姬升為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

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

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

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春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

夫去其國是紀為齊滅紀季以鄆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

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

亡矣徒歸于叔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賤也

賤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謂嫡歸而賤也

賤俱行今嫡不以賤備數故曰不我以者備數之詞雖待

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不錄又安得稱歸且賤

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

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鄆為齊附庸

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

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姊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

例夫魯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卷季康子之母死魯

滕侯卒

疏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

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

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云懿

王自是錯誤在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

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

何以不名注據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據蔡至卒名微國也注

小國故略不名疏桓二年云滕子來朝微國則其稱侯何注

據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注據大至子男不嫌也注滕

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為大國疏注滕侯至共國○

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為侯此稱侯

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

邾婁子辭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為慕賢親

內褒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起且如彼傳云魯為凡蔣

邢茅昨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壹不

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辭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

賢君褒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慕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

從其父加錄若然辭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

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

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為衰文使與大國無嫌

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

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

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嫌者

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

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

侯者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

者晉爵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科舉無義例也微者稱

入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

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美惡不嫌

同辭注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

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

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

衰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通義云美惡

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

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

先言次而後言救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

謹蹇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為用曰以

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

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即位文成之屬是

也繼弒即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

後即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即位非

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去若秦

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

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弒亦稱卒子野毀亦稱

卒則以閔公不言即位異之宣公亦言即位昭公亦言即位

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

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

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

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

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

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

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

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封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

書諸侯之會于屬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

以不書弒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

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

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悼齊景皆晉成

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

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知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

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

洩治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公羊義疏八

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
 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弒同
 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
 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
 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隔反可也○洪滕微至其義○禮末本
 閩本監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
 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辭先朝
 隱公故衰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
 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曰孤暴貴
 不為父作諡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
 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明
 子褒為侯應以侯祿榮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辭不褒其
 父侯者舊疏云辭侯父卒在
 春秋之前故無衰之文是也

夏城中丘

疏注沂水篇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
 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漢志臨沂
 屬東海郡今
 為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

邑也故因言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

也疏注上問至書也○校勘記云本監本闕家毛本同定

若作問則與指問邑也問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
 因亦宜据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
 中丘問之明所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
 問之故在城也

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

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城邑例時疏鹽鐵論備胡云春

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
 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
 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今至壞敗○宋本闕本監本毛本
 同鄂本弛作弛按釋文亦作崩弛弛俗字史記河渠書廷道

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
 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猥盛則放
 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
 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

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
 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為胥吏之書毫無
 意旨矣穀梁云城為保民為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
 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
 掌修城郭溝涂若重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
 即不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
 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款
 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即
 來聘再見於春秋為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踰
 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則夷仲年之
 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據諸侯之子稱公子疏注據諸至公子○禮喪

師卒注云諸侯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

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為如矣齊人語也分別

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

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

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

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疏釋

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

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稱况

者昭二十年兄岷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

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為不可以訓此

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于皆秦

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為母弟與以

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

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肝同出敬嬴衛獻與

子鮮同出敬如故胥之卒鱣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
 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
 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
 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
 ○分閩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
 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
 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

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
 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同夏春秋變周
 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家
 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立子殷道尊其義一也袁盎等
 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
 親故立弟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
 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人情所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秋承衰周之敵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
 教不易成蓋由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
 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
 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
 也按孔氏此論洵矣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問
 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
 詩采薇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
 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
 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為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
 內見聘為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
 也亦以貴者來聘為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

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
 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為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
 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
 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
 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
 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
 兼其中即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
 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
 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
 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猶厚也見
 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禮也相問也大聘則大行
 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
 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
 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璋圭璋
 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則止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俎實云
 倫虜也据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
 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
 聘使大夫則三介又下其卿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
 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
 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

聘曰問殷覲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
 邦國之懸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
 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
 本闕本監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
 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
 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
 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
 于中庭又云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凡筵者以其廟受
 宜依神也筵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
 卿卿受于祖廟問卿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卿亦受之
 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凡筵辟君也諸侯親天子亦於廟覲禮
 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
 外曲禮云天子當伐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注諸侯
 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
 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朝覲聘皆於廟也
 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賁之義白虎通云綠臣子欲
 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
 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
 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

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
 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

辨彼正據此以難
 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

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

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

十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為

王卿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虎袁山崧

郡國志曰共縣有沅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

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沅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

地凡伯國卿士食采凡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

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
 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為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
 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
 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
 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禮以
 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
 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据何氏此注則公羊亦有下聘之義
 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覲聘之禮相接則曰

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屢書矣皆無貶辭故鄭
君注大行人間問以為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
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為榮北面稱臣受
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以歸疏大事表去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

隱七年伐凡伯于楚以歸疏大事表去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

西南京相璠曰今濊陽城西西南十五里有鉅城六國時鉅

楚同音以為楚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云衛地非也此為春秋

二年所城之楚丘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為春秋

楚丘紀要楚丘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為春秋

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為衛文公

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已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

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襄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雒

邑道楚邱至仙源逮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為

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

為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為衛文公所徙居

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

滑之白馬楚邱在檀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踰河北道

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

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

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注上言

○舊疏云謂聘伐辭天子之大夫也疏詩大雅瞻卬序云凡

異嫌其非一人也天子之大夫也疏伯刺幽王也箋云凡

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

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為凡伯周卿士

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

公羊宜與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

據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重兩舉

之疏注據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

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

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之邑不得言伐也繁露王道云

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

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

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為伐凡伯問故

加之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執之則其言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八

七

伐之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言伐疏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

季孫隱如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疏尊

以歸是也注大至國同注大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

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

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

伯以天子貴臣為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之與伐國

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注為大之注

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注為大之注

据王子突繫諸人疏衛傳王至諸人注莊六年王人子突救

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也彼為子突不

能救衛故諱而書人為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

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注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

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注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

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

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

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

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

之天地與之皆義為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許夷狄

之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鄭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

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

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為說

注据執至言伐○昭十

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

季孫隱如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疏尊

以歸是也注大至國同注大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

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

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

伯以天子貴臣為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之與伐國

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注為大之注

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注為大之注

据王子突繫諸人疏衛傳王至諸人注莊六年王人子突救

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也彼為子突不

能救衛故諱而書人為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

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注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

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注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

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

子不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

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

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順辭疏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

之天地與之皆義為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許夷狄

之執中國也淮南泰族訓文王處鄭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

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

二年晉伐解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為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其地何注據執季孫隱如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

不地疏注據執至不地也昭十三年晉執大之也注順上伐文使若楚巨為國者猶慶父伐於餘巨也不地以衛者天子

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傳兩言大

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十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王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巨也莊二年

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巨傳於餘巨者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則變邑為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為國也通義云實執則

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

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

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

飧廩人獻餼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

宜赴救故以楚邱為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

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為戎晉同義於經為合按己氏之戎偏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廉信云

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也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

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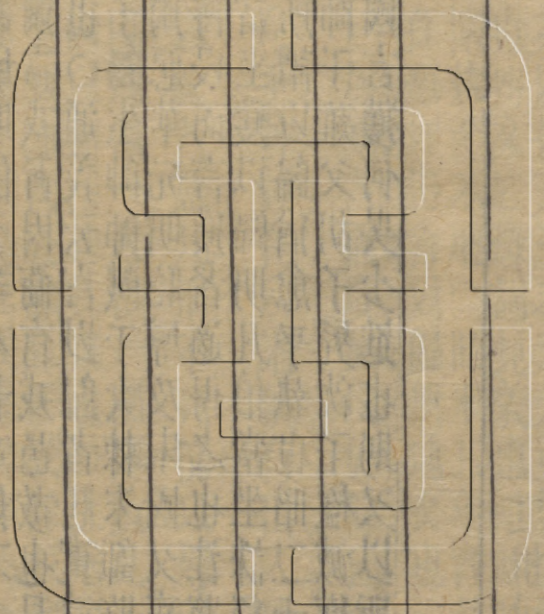
蔡公子變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侯伺雖不戰鬪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為中

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陳夏齧傳不與夷

狄之主中國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不諱

獲也

不諱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六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隱八年盡
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衛侯要宋公使不

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無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

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杜云垂衛地濟

有垂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

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瀆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

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

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

魏世家无忌謂魏王曰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
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
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用也況在外乎○注宋公
至慎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
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
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九

之內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為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衛侯遇于垂即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衛侯去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為事出謂置王嫌為遇事出也置王屬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舊疏云天法即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為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為無王矣慎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郟

疏唐石經宋本闕本監本毛本同作郟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郟左氏作郟下

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柄云本亦作枋士冠禮而枋注今文枋為柄急就篇郟勝箱注郟一作枋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郟郭璞曰郟鄭邑左傳作枋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郟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

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枋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枋城即古枋邑也方輿紀要枋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

疏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

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郟亦見鄭伯之背叛矣 郟者何鄭湯

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

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潔齊

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以尊待諸侯而其其費也禮

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

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其彙穀而已歸郟書者甚惡鄭伯

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錄使者重

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

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

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

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賫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

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

是也疏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

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

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

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並建地方遠

闊以四井為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

間為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

于有闕之士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

闕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

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衛以道路並遠

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

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

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

文巡守水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

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

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夫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士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土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為祭日又以此為祭日推之謂齊亦祭月又引王制以證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似未妥協王制注以祭為祭天告至自是正論郊特牲曰天子實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即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紫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紫皆是為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中司命風師兩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為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為一又云儀禮觀禮自諸侯親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親諸侯之禮王巡

守諸侯來觀為壇躋宮加方明四傳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氏此論尤為分明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在其中矣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可知汪氏中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王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為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為宮春秋傳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於球晉侯為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為之築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注當沐至邑也○黎鄂本同闕本監本毛本絮改潔非釋文山絮齊二字王制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戒自挈清之用浴用湯沐用番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即作齋字○注所以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注四井為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若言面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

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倍之法計足以容即天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即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制所載係開方之數吉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入姬姓之國四十八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即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其費者謂殮宰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為賓諸公之臣相為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嶽之下莫適為主故須自為私邑方有舍止之處稟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表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籒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者經音義作冊強而仕徐本蓋廣四寰四非○注歸邠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尊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

○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決哀八年齊人歸謹及俾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為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絀少以地較為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也過五年為大疏也三歲一聞天道小備五歲再聞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尚書為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巳以為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

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
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尚書原文
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為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
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
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尚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
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所
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尚書
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支曰還至嵩如初禮
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為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
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
證今文無中嶽如初禮太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
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太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
為嵩崇高山始於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名山況唐虞平按
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
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即嵩高山明不在五
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為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嶽華山
為西嶽霍山為南嶽衡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此漢以後之
五嶽故郭注霍山在衡陽湖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濳縣
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呼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
於此其七俗人皆呼為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
衡北恆其中嶽當即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

至中嶽見坊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
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
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徧至蓋鄭意每歸者
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偽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
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則
從始祖下及禰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
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
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
無辜伐有罪鄭注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
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為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為
為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邠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二日按是
年官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

六日四月之
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據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
來歸運灌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難也注入者非已至

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明也難也注入者非已至

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邠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為魯見重

難辭疏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恒元

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

云上言來歸鄭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

鄭伯也明我無欲于鄭宛既來請避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

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擅易天子

土地與受皆當誅退甘於下書其日何注據取邑不日疏注

入亦府罪於鄭為魯殺惡之意其日何注據取邑不日疏注

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

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

疏注於下之義通義云魯入邾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信

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為信其言

我何注據吳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注云日閩本監本毛本

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

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言我者非獨我也注自入邑不得

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注自入

○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徐

邈曰入承鄭歸邾下嫌內外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

明言來歸矣無為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

得之故以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

疏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

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邾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

六月無己亥為五月之六日七月

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

亥為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為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為

五月二日一為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為月之

廿五日閏四月亦為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

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

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衰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衰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疏注

本至之也○元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為稱字衰之也曷為衰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衰乎此因其可衰而衰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衰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衰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為先與隱公交接故衰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

曰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興也通義云為元年與內盟故衰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衰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為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為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衰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衰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七月無庚午為六月

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屋即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當是此瓦屋杜以為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

從君臣之正義言也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

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為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而葬從主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

從蔡臣于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為之作諡以易其名以甄其密○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注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天子也緣天子閔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

疏注赴天至以告○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

疏云禮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晉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

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薨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閔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紵衣注服

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夕

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禘記作計注云或皆作而葬不告注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

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

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未葬宋繆公而書日即失其正也其備檀公葬不發傳者檀公者初則見弒于州吁

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為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為正者見赴喪之禮

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為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為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

而春秋得加日錄渴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若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

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榦枝旬朔上下錯迂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王來渡河子讀楚檣机至于楚

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

經此傳下接公曷為與微者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說文邑部有郈字云地名疑即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

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
鹽鐵論作包丘子蓋古音通也按浮包古韻同部故从孚从
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
部採引取也从手孚聲抱孚或从包漢書酷吏傳匏鼓不絕
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抱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
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
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
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
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開也浮來之山在莒州西三十里
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
明公釁云据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
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
水東南流經邳鄉東南注于沐詳酈氏所記則邳鄉為峴
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正沂水西北之竟况沂水下
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
妄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
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
所据幸卯為八月之晦日

公曷為與微者盟注据與齊高偃盟諱之疏漢石經微作微

注据與至諱之○莊二十一年秋及齊高偃盟此隸之變體○
于防傳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是也稱人則從不

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

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

矣隱為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

翬有緣諂為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

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

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為賓君祭大夫

為尸卿不為尸皆為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撫

者其義通于春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注稱人眾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

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為大夫不同

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
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注實莒至疑矣○舊
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
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書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
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為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
本所以及齊高偃盟及晉處父盟皆沒公者彼大國之貴卿
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

白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沒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謗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因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隱其所伏不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詞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伏不可書以見其所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隱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為至失之○隱為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鞏進詣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即言輸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即庚寅我人邲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自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子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為與上輸平入邲相起也

螟注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邲田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

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邲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繼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為食心蟲率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據公子彊卒氏公子疏注據公至

五年公子彊卒是也據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莊作據疏中標注亦作據公子彊當據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入為滅不為疾始

故復為疾始滅終身貶之足見上貶為疾始滅疏此與上二

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後帥師入極是○注嫌

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為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為

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為疾始故也春秋重首惡當誅

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穀梁古義

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子子未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明季史作丹季月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為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為姓者誤南季與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

御覽以元命包云陰陽合為雷陰陽激為電經義疏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

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震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

兩三日以往為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為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為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為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占歷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為大異惟在二月為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傲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

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

聞於地中其雉雖電未可見而夫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

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

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為異發於

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注震雷至氣

傳震為雷又云離為火為日為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又能除

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
 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日電○通義
 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
 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清清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
 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電者金餘
 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電或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為
 明也又曰電或不直而長光明此大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
 曰電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譏聞內直言之事彼所謂
 震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也與霹靂之震別故
 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震眾經音義引劉瓛注電也蓋西漢舊有
 離為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震即電也蓋西漢舊有
 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水
 雪經義疏記云冰雪雜下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
 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雨下矣按漢書五
 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大雨雨水也震雷也
 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雷之時也當
 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
 也當雨亦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為春分
 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
 當聞於雉雉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响條正月必雷雷不
 必聞唯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注文
 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响誤皆謬

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鳴雷諸侯
 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
 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具有聲者
 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
 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階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
 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
 可得聞微之於雉雉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
 古人以驚蟄為正月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响傳雉震也者
 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
 何必謂之雷則雷响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
 正月雷微而雉鳴雷通氣也惟雉為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
 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
 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為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
 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
 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向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為異期
 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為五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鳴
 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鳴
 也未可聞雷此震為雷是為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
 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亦與
 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
 為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
 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

曰大雨為水雷電是陽不開陰出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
 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
 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驕蹇將弒君微也○注曰
 者至為異○舊疏云一日者日即此文是歷日者月即桓入
 年終十月雨雷之屬是也○用者時即桓元年秋大水之屬
 是也○歷時者加向文為異者即文二年自十月有二月不雨至
 非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為始雨日蓋本
 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
 云可字疑衍○以邑通補刊還作遷誤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
 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說文九部九揚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為言究也陽極於
 九發之九年是為陽數已極也乾之上爻曰上九亢龍有悔
 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
 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
 知其此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注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

也蓋師說以為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

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

隱公之象疏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為雷電未可以發也既

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為雪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陰陽錯行故譴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

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

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

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雷電未可以

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俶始
 至甚也○經義述聞云俶訓為始不訓為怒雪非雷霆之屬
 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雨雅俶作引此傳俶甚也○文義亦
 未安今按俶厚也見大雅既醉箋俶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
 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俶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
 之異也又云俶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
 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俶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
 衍文釋文俶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
 氣大怒桓將怒而弒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

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
大甚按傲與與聲義同說文土部淑氣出也一曰始也訓
始既與傲同則氣出亦其甚義故方言云衝傲動也通義
云傲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
不必問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入日之
閒陰氣又旋奪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
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傲甚非訓傲爲怒意謂始甚者始
怒甚也又申之云猶人甚也浦氏鑑云十誤七從六經正誤校
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鑑云十誤七從六經正誤校
按左傳云平也尺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古經
引考異郵云庚辰大兩雪蓋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
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
見閒隙而勝陽纂殺之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穀穀梁
傳注引劉向日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愆
陽夏無伏陰入日之閒愆伏並作故昭陽爲隱公陽極不悔
之象伏陰爲桓將以臣弑君以陰犯陽之象也春秋說云吳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閒
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
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弑逆之
禍城馬隱尋見弑亮亦被廢安茶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疏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
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

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
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

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略也疏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

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

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

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

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

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

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
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
也穀梁疏引麋信去所謂斥也古人之無訓所謂斥者○注未
命至略也○解話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
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
臨贈襚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
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
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
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据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九

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疏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

北九十里桓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郎疏左傳穀梁皆作防占方丙聲字多通用杜

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邠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其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佐國要盟齊魯

嘉會白那因以爲家則亦作那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

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

十二年臧孫紇自邾如防即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昔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尙未爲魯有此

十年春王二月疏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五是正月二十六日知

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

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疏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

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村

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襲有隙是也惟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

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

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

也○注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

毛本校作按非何讀爲交接之交言前爲鄭所獲於此不當

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舍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爲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爲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與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爲捷舊疏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爲

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接之
之交不為報也似為明爽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據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

子疏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有十年二字

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致其殘碑可想

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據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

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

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是也通義云

據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

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

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為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

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為

伐鄭事貶故終隱於隱之篇其為隱之罪人著矣鞏之弑君

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

為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

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鞏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于相之

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

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鞏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未辛巳一為二十日一為三十日

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當在

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疏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大事表

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郟城北郟城僖二

十年郟子來朝此南郟耳水經注泗水篇黃溝又東北逕郟

王正月取闕是也一月而再取也注欲起十月而再取故曰疏通義云十日之閒而再取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据取鄆東田及沂西

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注據取至不日○即哀二年春何忌帥師伐邾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其地魯之為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譏甚之也注甚魯因戰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

見利生事利心數動疏鄂本正穀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

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

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

先為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入小

惡不諱者罪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疆王義也疏注明取至書

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為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為大惡故為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滅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進大惡嫌不為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為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入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又云

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子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濬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

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為楚靈齊桓闔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

景帝經解讀編 公羊義疏九 疏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為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之道莫美於恕故子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子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已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大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去凡諱皆有惡即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彊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酌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為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為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為盜為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為盜為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即于戾其心方踟躕愧報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為之變其文曰子之詞

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為之損益其詞馴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為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曰詐戰不曰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濇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疆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疏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

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為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與侵伐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

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

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音多誤為戴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為勝段云說文戴字注云戴故國在陳留則戴為本字戴為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公穀作戴釋文引字林作戴皆可知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戴杜去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戈聲戈聲與留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開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汲水篇汲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為苗獲渠考城縣周之宋邑也於春秋為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留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甕鼎引錢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載此用解字之體鄭伯伐取殆又以卽甕字與然甕音與戎音古實不同部

其言伐取之何注

據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

注據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

也注載屬為上三國所伐鄭伯無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

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

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

易也本此為說劉炫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

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

則屬其州之民讀邪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為三國所伐謂

連為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

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

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擿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岳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為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

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
 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
 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
 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其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
 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臆說也○注
 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為
 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
 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
 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
 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
 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

者明當憂錄之疏十月無壬午為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
 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人
 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為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
 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破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
 在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
 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為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
 入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

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
 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
 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
 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
 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
 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為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
 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
 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為兗州府滕縣地

其言朝何注據內言如疏注據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諸
 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

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

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諸侯來曰

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
 至內也○傳分別出來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
 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
 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

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
 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
 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
 聘則不拘級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
 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
 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
 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君親致饗
 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
 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
 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
 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其兼言之何注據穀鄧來
 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時○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
 朝不兼言朝疏注君是也朝例時○即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
 爵故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為始受命
 與

王滕辭先朝隱公故衰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辭者儀父
 盟功淺滕辭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有差
 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疏 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
 滕子爵辭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為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

也○注稱侯至衰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衰滕辭
 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魯者眾矣而滕辭獨稱侯通義云略
 其詞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衰之為侯耳春秋
 正詞云此滕子辭伯也曷謂之滕侯辭侯王者改元立號則
 爵命諸侯頌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
 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
 然則莊二十二年荆大來聘書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
 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與○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
 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
 者善輕惡淺此二國來朝不得為已故與儀父皆為善
 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
 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
 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嚴道親親春秋變文從
 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親親周道尊尊嚴道親親春秋變文從
 一等則當以異姓為後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彼疏
 引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為宗伯
 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為長左傳凡以
 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
 重魯申為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引以為比
 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

立法耳觀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

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祁杜云時來祁也熒陽縣

東有釐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熒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傳取祁古來聲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楚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熒陽縣遠矣會何時書月者危之與

十年會中
臣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

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

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誚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為六月之七日

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誓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構作構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為危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者上九年大雨

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好臣啟畔身遭篡弑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邲十年取邾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災上五年入螟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誚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釁外內並生內謂子翬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

二月無壬辰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

據莊公書葬疏注我君莊公是也不據桓十年

八年葬桓公者桓亦隱之也疏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被弑亦不合書葬也隱之也疏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

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

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

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義前漢

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

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而不說而杜氏因為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觀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即非公命也不書之例十年之中凡七發何隱爾弑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

也注為桓公所弑疏引春秋識曰弑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弑之易曰臣弑其君于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苟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弑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

弑則何以不書葬注據桓公書葬疏注據桓公書葬注及下並同

○即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月已丑葬我君桓公是也

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甯有臣子弑君父者是以古典無責臣子討賊之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

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弑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譏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為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

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秋此類是也

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

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

毛本無當據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為二字按無以為詞意益

堅決凡云以為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據正越絕書敘外傳
 記臣不討賊于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讎繁露
 于道云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子也宋本復讎非子也故誅趙
 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
 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
 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
 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
 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
 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
 正用此經義自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
 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
 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
 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
 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
 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
 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
 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
 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之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
 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
 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
 ○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閔本監本毛本同誤也
 蜀大字本作己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己師者亦作己字當據

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
 子魯子皆在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
 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即一
 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樂
 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
 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之與
 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
 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趙
 盾賢而不遂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
 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
 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
 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
 ○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
 子女子子蓋皆己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即昭
 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注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
 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
 子曾子亦不似言于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
 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于
 已師上注後師之爲誤尤見公薨何以不地注據莊公薨于
 路寢疏注據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
 恒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君子

憫而有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設梁傳公薨不

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疏舊疏云不終天

年者非人所欲故謂被殺之處為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

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

目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強通作億仆也偃也易

林仁賢君子國安不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疏

僵言國不顛仆也注據六至不月注各本作易依宋本鄂疏隱將讓乎桓故不

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據為難疏有其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

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疑而弑之公薨主

書者為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繁露玉英

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

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

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

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

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

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

娶即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慎

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

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

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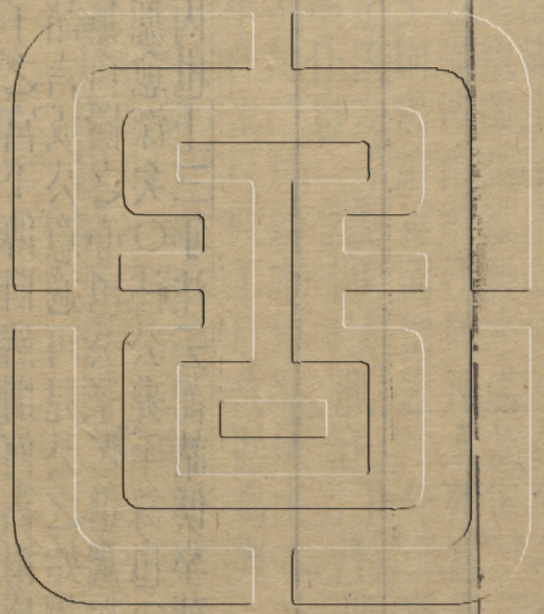
致見疑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弑之疏云

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罪之下傳云然則

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八

附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

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林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弑隱公于爲氏而立子允是爲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

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廟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卽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盂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邠敦毛伯內門立申庭周戠敦銘蘇公入右戠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卽位少見卽立矣

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注據莊公不言即位疏

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弒君子不言即位而此不言子者欲見桓無

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痛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

者正見傳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

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物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

桓公若有臣人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即位亦猶是矣穀

梁傳云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

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注故謂弒也是也與

公羊義合○注據莊至即位○即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

正月不言公即位也○如其意也注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

桓公亦被弒故據為難○如其意也注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

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為篡者隱

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

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

注弒君至其惡○繁

露玉英云桓之志無

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

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

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即位皆指元

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

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

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

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

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宰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

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

為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

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

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為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

隨舉見義不必皆順文為說彼所舉之無王即斥桓之三年

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

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

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枚舉

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十

二

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弒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諱而猶書即位以著其惡不盈為諱亦即董生所謂諱而不諱也○注桓本至隱也○土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貴弒君見而並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君不得以其戚戚君之人無論尊卑咸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子隱既受之先君也春秋為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之分義無可逃故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面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亦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即者就也○下二年傳非有即爾注即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侯即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即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祭也○所祭之禮係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是也但烈文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授銅瑁明為繼體君也緣終始

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己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即位刻日謁廟文阿議曰夫手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匹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不有主慮社稷之艱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之政一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觀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子小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為訓也凌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南遭喪而告服指為失禮孫覺倡議于前蘇軾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為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

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蕭深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即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廟政也又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謂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東之曰顧命成王殯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祖即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光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大

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卽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手櫻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外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弑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去植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干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剛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干上誤監本主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

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杜云垂大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也舊疏云卽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手櫻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外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弑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去植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干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剛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干上誤監本主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

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詰箋云隱會皆不
 致者狐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
 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為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
 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
 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
 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
 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詩閔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田也魯朝
 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据實假不當持璧也疏注据實至璧也

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

表云以璧加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

許田故復加璧臧氏鏞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

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

作假据裴駟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

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

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

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即以加代表假致璧新

義也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

暫假之辭疏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為恭亦

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

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

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

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

也按杜孔此解深得經旨易為為恭注据取邑不為恭敬

辭疏八年齊人取譱及俾之屬是天子存則諸侯不得

專地也疏穀梁傳王道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

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許田者何注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焉許田者何注

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上言為
 不得專地申明假義已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
 說故更端問許田也

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
 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
 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
 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
 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
 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為告至之頃當有所住
 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
 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

借之者不舉假為重複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
 起從魯假之也疏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
 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繫
 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
 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
 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
 沐之邑其餘則不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千八百
 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
 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
 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
 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朝一相朝也韋注引唐尚書
 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
 周禮云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朝秋或宗夏或遇冬蕃
 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
 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
 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
 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
 官道僕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
 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
 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

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且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
 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
 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分義也注云至朝○隱元年
 注云天子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
 地人與之責故即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
 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聘則君自比年又聘
 年謂朝制諸侯比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引義公羊說諸
 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引義公羊說諸
 邦交之禮其質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義公羊說諸
 侯比年一聘三年一聘五年一聘七年一聘九年一聘十二年
 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
 周制傳曰三代之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夏制左氏說
 朝聘之制昭之屬無所出晉文公強盛以服諸侯非所謂三
 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合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一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為文襄之制其
 注王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服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
 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制虞夏之制諸侯
 鄭駁之制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聘三年一聘五年一聘九年
 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

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為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
 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
 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
 故鄭氏以為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為朝
 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諸侯之法亦不能明定為何代之禮
 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之法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
 也說者以為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
 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朝守夏殷之
 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
 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
 為何代之制即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
 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朝天子謂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
 朝亦非諸侯皆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
 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
 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觀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開
 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
 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狀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
 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餼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
 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竊故與今文家為難均未可據為典要
 也○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於太廟所以教
 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

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
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
殊足為諸侯助祭之證書皇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
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
宗祀先帝以祖配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
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
侯會之受命焉肅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
人為能享帝唯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
也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
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
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
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
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
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
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
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譌隱八年注云五年
親自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
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
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

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為虞夏制法諸
侯歲朝分為四部四方乃徧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
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
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
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
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侯方為北方諸侯而
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觀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
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注孝經至
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
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
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
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絺纈
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
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裸將常服黼冔是也○注尚
書至以庸○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譌見堯典篇段氏
玉裁尚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
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
之按舊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敷奏以
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
日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
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為鄭
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

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廬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
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
不必有此謙矣由猶通塗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
六年注云諸侯相遇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
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
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
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也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
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為鄙
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為家所在如主人也天
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
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
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
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
記云須闕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字正此意類聚引
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頃字正此意類聚引
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
里之郊觀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按書康
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
王又鄭注略說云孟侯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
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

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
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容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
思與相見則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觀禮又有天子賜
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
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王之處賜
舍以便辨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
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為之聘禮記曰宗人
授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
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
封按對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
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魯桓鄭
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
知易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
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按上會為假田故以惡移鄭為外
為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為魯邑也春秋上下
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為此魯朝宿之邑也則
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而見矣
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
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疏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
是書經解讀編 公羊義疏十

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為魯境內地以居當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祈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頃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傳云朝宿之邑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在郊不得相近也

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

功德疏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即田多稱田邑

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舊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即哀八年齊人取濶及偃是也田與人相因得為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未者多百工商賈錯同井合作即為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未者多百工商賈民轉移則為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曰許田所容恐不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人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

箋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具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

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為丁未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為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亦作

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

苗專以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

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

致疏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

云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災傷至是也○注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

八年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

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注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

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注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

則嫌冬水者是也○注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

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注先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

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注舊疏云陰逆

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注漢書

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隱民

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為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

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注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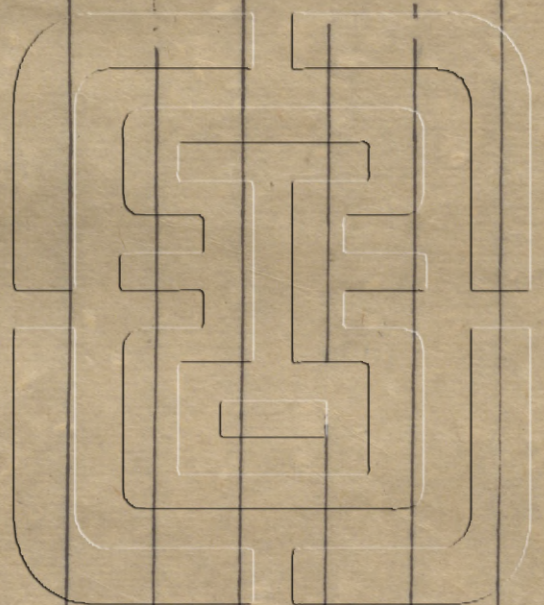
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注按桓公以臣篡君陰

逆甚矣大水之災

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

也而後為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核字

